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二

諸子十七種

商子

一名商君書。舊本題周商鞅撰。鞅衛人。相秦孝公。變法圖強。是書通考引周氏涉筆。以爲附會後事。非鞅

自著。惟其詞峻厲深刻。必其徒傳述。非秦以後人所能爲也。

農戰節錄

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。官爵也。國之所以興者。農戰也。今民求官爵。皆不以農戰。而以巧言虛道。此謂勞民。勞民者。其國必無力。無力者。其國必削。善爲國家者。其教民也。皆作壹而得官爵。是故不官無爵。國去言則民樸。民樸則不淫。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。則作壹作壹。則民不偷營。民不偷營。則多力。多力則國強。今境內之民。皆曰農戰可避。而官爵可得也。是故豪傑皆可變業。務學詩書。隨從外權。上可以得顯。下可以求官爵。要靡事。商賈爲技藝。皆以避農戰。具備國之危也。民以此爲教者。其國必削。善爲國者。倉廩雖滿。不偷於農。國大民衆。不淫於言。則民樸壹。民樸壹。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。不可巧取。則姦不生。姦不生。則主不惑。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。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。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。是故進則曲主。退則慮私。所以實其私。然則下賣權矣。夫曲主慮私。非國利也。而爲之者。以其爵

祿也。下賣權。非忠臣也。而爲之者。以末貨也。然則下官之冀遷者。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。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。則如以狸餌鼠爾。必不冀矣。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。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。愈不冀之矣。二者不可以得遷。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。而以求遷乎。百姓曰我疾農。先實公倉。收餘以食親。爲上忘生而戰。以尊主安國也。倉虛主卑家貧。然則不如索官。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。豪傑務學詩書。隨從外權。要靡事。商賈爲技藝。皆以避農戰。民以此爲教。則粟焉得無少。而兵焉得無弱也。善爲國者。官法明。故不任智慮。上作壹。故民不榮。則國力博。國力博者。強。國好言談者。削。故曰農戰之民千人。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。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。農戰之民百人。而有技藝一人焉。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。國待農戰而安。主待農戰而尊。夫民之不農戰也。上好言而官失之也。常官則國治。一務則國富。國富而治。王之道也。

開塞

天地設而民生之。當此之時也。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。其道親親而愛私。親親則別。愛私則險。民衆而以別險爲務。則民亂。當此時也。民務勝而力征。務勝則爭。力征則訟。訟而無正。則莫得其性也。故賢者立中正。設無私。而民說仁。當此時也。親親廢。上賢立矣。凡仁者以愛利爲務。而賢者以相出爲道。民衆而無制。久而相出爲道。則有亂。故聖人承之。作爲土地貨財。

男女之分。分定而無制不可。故立禁。禁立而莫之司不可。故立官。官設而莫之一不可。故立君。既立君。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。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。中世上賢而說仁。下世貴貴而尊官。上賢者以道相出也。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。親親者以私爲道也。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。此三者非事相反也。民道弊而所重易也。世事變而行道異也。故曰王者有繩。先王道一端。而臣道亦一端。所道則異。而所繩則一也。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。世智則力可以王。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。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。民之生。不智則學。力盡而服。故神農教耕而王。天下師其知也。湯武致強而征。諸侯服其力也。夫民愚不懷智而問。世智無餘力而服。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。力征諸侯者退德。聖人不法古。不修今。法古則後於時。修今則塞於勢。周不法商。夏不法虞。三代異勢。而皆可以正。故興王有道。而持之異理。武王逆取而貴順。爭天下而上讓。其取之以力。持之以義。今世強國事兼并。弱國務力守。上不及虞夏之時。而下不修湯武。湯武塞。故萬乘莫不戰。千乘莫不守。此道之塞久矣。而世主莫之能廢也。故三代不四。非明主莫有能聽也。今日願啟之以效。古之民樸以厚。今之民巧以僞。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。效於今者前刑而法。此俗之所惑也。今世之所謂義者。將立民之所好。而廢其所惡。此其所謂不義者。將立民之所惡。而廢其所樂也。二者名實貿易。不可不察也。立民之所樂。則民傷其所惡。立民之所惡。則民安其所樂。何以知其然也。夫民憂則思。思則出度。樂則淫。淫

則主佚。故以刑治則民威。民威則無姦。無姦則民安其所樂。以義教則民縱。民縱則亂。亂則民傷其所惡。吾所謂利者。義之本也。而世所謂義者。暴之道也。夫正民者。以其所惡。必終其所好。以其所好。必敗其所惡。治國刑多而賞少。故王者刑九而賞一。削國賞九而刑一。夫過有厚薄。則刑有輕重。善有大小。則賞有多少。此二者世之常用也。刑加於罪。所終則姦不去。賞施於民。上義則過不止。刑不能去姦。而賞不能止過者。必亂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。則大邪不生。賞施於告姦。則細過不失。治民能使大邪不生。細過不失。則國治。國治必強。一國行之。境內獨治。二國行之。兵則少寢。天下行之。至德復立。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。而義合於暴也。古者民藁生。而羣處亂。故求有上也。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。將以爲治也。今有主而無法。其害與無主同。有法不勝其亂。與不法同。天下不安。無君而樂勝其法。則舉世以爲惑也。夫利天下之民者。莫大於治。而治莫康於立君。立君之道。莫廣於勝法。勝法之務。莫急於去姦。去姦之本。莫深於嚴刑。故王者以賞禁。以刑勸。求過不求善。藉刑以去刑。

修權

國之所治者三。一曰法。二曰信。三曰權。法者。君臣之所共操也。信者。君臣之所共立也。權者。君之所獨制也。人主失守則危。君臣釋法任私。必亂。故立法明分。而不以私害法。則治。權制獨斷於君。則威。民信其賞。則事功。不信其刑。則姦無端。唯明主愛權重信。而不以私害法。故

多惠言而剋其賞。則下不用。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。則民敖死。凡賞者文也。刑者武也。文武者法之約也。故明主任法。明主不蔽之謂明。不欺之謂察。故賞厚而利。刑重而必。不失疏遠。不違親近。故臣不蔽主。而下不欺上。世之爲治者。多釋法而任私議。此國之所以亂也。先王懸權衡。立尺寸。而至今法之。其分明也。夫釋權衡而斷輕重。廢尺寸而意長短。雖察商賈。不用爲其不必也。夫倍法度而任私議。皆不類者也。不以法論智能。賢不肖者唯堯。而世不盡爲堯。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。故立法明分。中程者賞之。毀公者誅之。賞誅之法。不失其議。故民不爭。不以其勞。則忠臣不進。行賞賦祿。不稱其功。則戰士不用。凡人臣之事君也。多以主所好事。君好法。則臣以法事君。君好言。則臣以言事君。君好法。則端直之士在前。君好言。則毀譽之臣在側。公私之分明。則小人不疾賢。而不肖者不妒功。故堯舜之位天下也。非私天下之利也。爲天下位天下也。論賢舉能而傳焉。非疏父子親越人也。明於治亂之道也。故三王以義親。五伯以法正諸侯。皆非私天下之利也。爲天下治天下。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。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。今亂世之君臣。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。而當一官之重。以便其私。此國之所以危也。故公私之交。存亡之本也。夫廢法度而好私議。則姦臣鬻權以約祿。秩官之吏。隱下而漁民。諺曰。蠹衆而木折。隙大而牆壞。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。則下離上。下離上者。國之隙也。秩官之吏。隱下以漁百姓。此民之蠹也。故有隙蠹而不亡。

者天下鮮矣。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。

外內

民之外事莫難於戰。故輕法不可以使之。奚謂輕法。其實少而威薄。淫道不塞之謂也。奚謂淫道。爲辯智者貴。遊宦者任。文學私名顯之謂也。三者不塞。則民不戰而事失矣。故其實少則聽者無利也。威薄則犯者不害也。故開淫道以誘之。而以輕法戰之。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。亦不幾乎。故欲戰其民者。必以重法。賞則必多。威則必嚴。淫道必塞。爲辯志者不貴。遊宦者不任。文學私名不顯。賞多威嚴。民見戰賞之多。則忘死。見不戰之辱。則苦生。賞使之忘死。而威使之苦生。而淫道又塞。以此遇敵。是以白石之弩射飄葉也。何不陷之有哉。民之內事莫善於農。故輕治不可以使之。奚謂輕治。其農貧而商富。技巧之人利。而游食者衆之謂也。故農之用力最苦。而贏利少。不如商賈技巧之人。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。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。故曰。欲農富其國者。境內之食必貴。而不農之徵必多。市利之租太重。則民不得無田。田不得不易其食。食貴則田者利。田者利則事者衆。食貴糶食不利。而又加重徵。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。而事地利矣。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。故爲國者。邊利盡歸於兵。市利盡歸於農。邊利歸於兵者。強。市利歸於農者。富。故出戰而強。入休而富者。王也。富商下。一本有。

故其食賤者。穀重。食賤則農貧。錢重則商富。末事不禁。則技巧云。

定分

公問於公孫鞅曰。法令以當時立之者。明日欲使天下之吏民。皆明知而用之。如一而無私。奈何。公孫鞅曰。爲法令。置官置吏。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。以爲天下正。則奏天子。天子則各主法令之。皆降受命發官。各主法令之民。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。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。主法令之吏。有遷徙物故之。輒使學讀法令。所謂爲之程式。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。爲法令以罪之。有敢剽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。罪死不赦。諸官吏及民。有問法令之所謂也。於主法令之吏。皆各以其政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。各爲尺六寸之符。明書年月時。所問法令之名。以告吏民。主法令之吏。不告及之罪。而法令之所謂也。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。各罪主法令之吏。卽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。主法令之吏。謹藏其右券木柙。以室藏之。封以法令之長印。卽後有物故。以券書從事。法令皆副置一副。天子之殿中。爲法令爲禁室。有鑿鑰爲禁。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。禁室中。封以禁印。有擅發禁室印。及入禁室視禁法令。及禁剽一字以上。罪皆死不赦。一歲受法令以禁令。天子置三法官。殿中置一法官。御史置一法官及吏。丞相置一法官。諸侯郡縣。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。皆此秦一法官。郡縣諸侯。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。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。皆問法官。故天下之吏民。無不知法者。吏明知民知法令也。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法遇民。民不敢犯法。以有法官也。遇民不修

法則問法官。法官卽以法之罪告之民。卽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。公知其如此。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。民又不敢犯法。如此天下之吏。雖有賢良辯慧。不能開一言以枉法。雖有千金。不能以用一銖。故智詐賢能者。皆作而爲善。皆務自治奉公。曰愚則易治也。此所生於法。明白易知而必行。法令者。民之命也。爲治之本也。所以備民也。爲治而去法令。猶欲無飢而去食也。欲無寒而去衣也。欲東而西行也。其不幾亦明矣。一兔走。百人逐之。非以兔也。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。由名分已定也。故名分未定。堯舜禹湯。且皆如物而逐之。名分已定。貧盜不取。今法令不明。其名不定。天下之人得議之。其議人異而無定。人主爲法於上。下民議之於下。是法令不定。以下爲正也。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。夫名分不定。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。而況衆人乎。此令姦惡大起。人主奪威勢之國。滅社稷之道也。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。後世必師受之。乃知所謂之名。不師受之。而人以其心意識之。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。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。置吏也。爲天下師。所以定名分也。名分定。則大詐貞信。民皆愿慤。而各自治也。故夫名分定。勢治之道也。名分不定。勢亂之道也。故世治者不可亂。世亂者不可治。夫世亂而治之愈亂。勢治而治之則治。故聖王治治不治亂。夫微妙意志之言。上智之所難也。夫不待法令。繩墨而無不正者。千萬之一也。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。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。不可以爲法。民不盡智。賢者而後知之。不可以爲法。民不盡賢。故聖人爲法。必使之明白易知。

名正。愚知。徧能知之。爲置法官。置主法之吏。以爲天下師。令萬民無陷於險危。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。非不利殺也。行法令明白易知。爲置法官吏。爲之師以道之。知萬民皆知所避就。避禍就福。而皆以自治也。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。故天下大治也。